



下雪了

雷岛(嘉祥县)

下雪了——
那是我写的一封长长的信
我决定由此出发,到雪的深处
去寻找一片飘逝已久的云
那封信,去年写了一半
今年接着写
天地之间
这么大的一张纸,够我写的
雪不停地下着
我不停地写着
我沿着雪的走向,截住一脉波澜
雪在我心中燃烧
信的内容在不断加厚,加厚
摞起的温柔压在胸口
风,激荡不已
在自由的天地里来回冲刺
哦,下雪了,终于下雪了
茫茫天地间
我的一封长信接起了
你我炽爱的晨昏

济宁有座太白楼

李同宁(济宁高新区)

登楼
踏着月光或顶着日头
一千多年的风雨
早已把楼板浇透
每一个脚印
都踩在历史的岁月里
每一次感叹
都和他感叹一样

喝一杯酒
朦胧之际
你会发现,从唐朝到如今
这杯酒喝得酣畅淋漓
仿佛你和他碰杯
他和你碰杯
你仿佛成了诗人
他仿佛成了你
就这样酣畅淋漓

鲁锦

墨耕(嘉祥县)

彩线在经纬间织就岁月
千年手艺造就金梭
仙女云锦自曾子故里四海远播

致妈妈

王剑鞘(任城区)

多少次
夜如昼
为儿女缝补洗刷
多少次
竖拇指
把儿女来夸
多少次
梦内外
把儿女念叨牵挂

北风吹起
妈,我知道
您又坐在大门口等我呢

初冬游石门山有感

张开柱(任城区)

孔子驻蹕处,竹筒余温
伴着松涛流转千年——
知其不可而为之
含珠台,酒痕犹湿
李杜对饮的剪影
凝作成一座永恒的星盖
孤云草堂,隐于林雾
《桃花扇》用一道轻轻的墨痕
就浸染出了初冬的霜天

千载松风从未停歇,它
吹过石阶,漫向田野,来到眼前
将岁月的沉香化成今日的炊烟
看,层林淡淡点染
乡野阡陌绣着新的画卷
听,操场的欢笑与声浪
正清脆地穿透清晨的山岚
这片文脉深厚的故土
正焕发崭新的生机,要在
这千秋故土写出更壮美的诗篇

冬临太白湖

牧云(太白湖新区)

很想问一问——
是谁,悄悄地
把树叶镀成了晶莹的琥珀
给初临的冬,添上几笔暖色
在太白湖岸寻了又寻,才懂
这是风的信手涂抹
她本是随性的画匠啊
漫过林梢的刹那,就能泼出
满湖斑斓的烟火

很想问一问——
是谁,让湖水捂热了暮色
给已至的冬,调配出
一捧热热闹闹的鲜活
在岸堤站了片刻,才知
这是落日的余温未落
她本是慷慨的使者啊
垂眸的瞬间,就把万物
浸出鎏金的轮廓

梁山的山

张勇(梁山县)

梁山的山,不仅仅是说梁山。
梁山的山,每一座山,都藏着一
段历史,一个故事。

梁山自不必说,八百里水泊,数
不尽的英雄好汉,山顶的聚义厅,旌
旗飘展。厅内一百零八把椅子,每
一把椅子上都曾坐着叱咤风云的英
雄人物,椅子厚重夯实,好像要把山
顶戳穿。

梁山的山,是忠义之山。
那聚义厅前的石阶,曾被多少
双沾着泥泞与血渍的脚踏过?从草
莽到聚义,从散兵游勇到替天行道,
每一步都刻着“义”字。那厅中的椅
子,看似空置,风过时却仿佛仍有喧
哗——是李逵粗豪的笑骂,是吴用
羽扇轻摇的沉吟,是武松擦拭戒刀
的沉默,是鲁智深袈裟拂过的酒香。

它们厚重夯实,不仅是要戳穿
山顶,更是要在这不平的世道里,扎
下一根“忠义”的定海神针。

梁山的山,也是孤独之山。
当招安的旌旗取代了“替天行
道”的大纛,当南征北战的号角吹散
了大碗喝酒的豪情,这山便寂寞了。
椅子依旧在,却坐不回当年的人;
水泊依旧在,却映不出当年的月。

那时的山,藏着的便是一段“盛
极而衰”的历史,一个“风流云散”的

故事。它成了英雄梦醒后,留在历
史深处的一声沉重叹息。

梁山的山,终究是不朽之山。
它早已超越了地理的范畴,化
作了一种精神符号,矗立在每个心
怀侠义的人心中。所以我说:梁山
的山,不仅仅是说梁山。

东边的白虎山,或许记录着孔
明、孔亮兄弟落草前的青涩与挣扎;
西边的棘梁山,可能还回荡着阮氏
三雄操练水军时的号子;那云雾深
处的凤凰山,说不定曾见证过公孙
胜在此夜观天象,窥探天机;那缓缓
向上爬行的龟山,好像还背负着一
百单八将不屈不挠的呐喊……

每一座山,都是一条好汉的来
路与归途;每一道岭,都藏着一曲悲
歌或一段笑谈。

推开历史的云雾,看到的不是
冰冷的石头,而是一张张鲜活的面
容,一颗颗滚烫的心。这正是梁山
的山,最动人的地方。

如今再上梁山,脚步声声,踏醒
沉睡的石阶。游人如织,却再无人
能真正坐上那些椅子——不是不
敢,而是不能。那份重量,那份气
概,早已随风云散入青史,只留下满
山松涛,岁岁年年,替英雄们说着未
尽的豪言。

梁山的山,确实不仅是梁山。

客缘餐馆

马全庆(任城区)

在街角的老旧居民楼旁边,有
家名叫客缘的小餐馆。客缘餐馆
的门脸不大,藏在老城区的巷
子里,像一枚被岁月磨旧的铜钱,泛
着温润的光。

老板娘五十岁上下,短发微
卷,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盛开的花
朵,让人总觉得美美的、暖暖的。
老板娘姓郝,客人习惯称她为郝
姐。郝姐平时是个系着碎花围裙
的微胖妇人。她丈夫原是长途货
车司机,五年前一场车祸导致腰椎
受损,从此瘫痪在床。经过郝姐
细致入微的照顾,她的丈夫基本
上能生活自理。这个家现在主要
靠她经营餐馆来维持,她凌晨四
点起床备菜,晚上十点打烊,打
烊后还要帮丈夫按摩身子。

两个懂事的孩子总在放学后
帮忙收拾碗筷——姐姐读高一,
扎着利落的马尾;弟弟读初二,
总爱把校服拉链拉得老高,像只
缩着脖子的小企鹅。姐弟俩成绩
都好,郝姐说起他们时,嘴角的笑
能甜到人心坎里:“读书是他们的
本分,我能做的,就是做好他们的
后勤工作,让他们吃上口热乎饭。”

郝姐的小餐馆里,最动人的是
她不着痕迹的善良。对于需要帮
助的人,她总是以最自然的方式端
出热饭热菜,再悄悄添上一块豆

腐、一碟花生米。她的手艺带着家
常的锅气与暖意,而她润物无声
的善意,更像一座小小的灯塔,照
亮了那些困顿的夜晚,让每个“出
门在外的人”,心里都变得亮堂而
温暖。

有次我问郝姐:“你这么辛苦,
为啥还总帮助别人呢?”她擦了擦
手,笑着说:“谁没个难处?我小时
候也饿过肚子,能帮一把是一把。”

客缘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不
是因为菜有多美味,而是因为这里
有一份最朴素的人间温情。郝姐
常说:“人活一世,谁没个难处,能
帮就帮,积的是德,暖的是心。”她
就像一株向日葵,即使生活给了她
重重磨难,依然向着阳光生长,用
自己的光芒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

深秋的傍晚,我又去店里。郝
姐正在给小儿子削苹果,阳光透过
玻璃洒在她斑白的头发上,像镀
了一层金边。墙角的绿萝长得郁
葱葱,在风里轻轻摇曳。那一刻,
我忽然明白,她的善举就像这碗
里的粥,不滚烫,却足够温暖;不
华丽,却饱含深情。

烟火人间,总有些温情需要留
住,像暗夜里的烛光,照亮他人,
也温暖自己。郝姐的客缘餐馆,卖
的是家常小菜,守的却是人间至善。

